

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

上 卷

张世英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8482

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

上 卷

张世英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XĪNHĒIGÉĒR ZHUYÌ LÙNZHÙ XUǍNJÍ

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

上 卷

张世英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1524-3/B·195

1997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99 千

印数 2 000 册

印张 20 ⁷/₈

定价: 27.20 元

前言

新黑格尔主义不像某些哲学学派那样是一个比较固定或确定的派别,甚至有一些新黑格尔主义者还反对别人称他为新黑格尔主义者,如意大利的克罗齐。英国也有些新黑格尔主义者,只是反对他们的人才这样称呼他们。新黑格尔主义实际上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复兴运动,特别是就黑格尔的故乡德国的新黑格尔主义来说是如此。在黑格尔的晚年,就已经形成了黑格尔主义的派别,不过,黑格尔死后,有一个时期没有什么人讲他的哲学。1905年,德国生命哲学的奠基人狄尔泰(W. Dilthey)发表了《黑格尔的青年时代》一书。他搜集了很多已经散失的黑格尔青年时代的作品,并作了不少研究,这就在德国引起了重新谈论和研究黑格尔的兴趣。1905年可算是德国黑格尔主义复兴运动开始的年份。对于英美等国来说,黑格尔哲学是舶来品,英国、美国、意大利诸国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已开始大讲黑格尔哲学,所以这些国家的新黑格尔主义的盛行比德国早得多。

新黑格尔主义者多半都是些研究黑格尔和讲解黑格尔哲学的学者,但他们在研究、讲解中又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们继承了黑格尔的一些基本思想,可又有新的发挥和发展;另外有一些学者,他们的著作根本不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讲解,甚至很少提到黑格尔,可是在阐述他们自己的思想时,其基本倾向、基本思路还是黑格尔的,不过对黑格尔的思想有所发展或偏离。我们统统把这些人叫做新黑格尔主义者。新黑格尔主义者哈尔达(Hiralal Hal-dar)在他的《新黑格尔主义》一书中写道:“给这个运动以新黑格

尔主义之名,是否妥当,我不知道,但既已通用,那就不必争论了。但无论如何,这一派的学者,都不是黑格尔的直接的学生,只是深受其影响,但又有独立的思想”。这几句话差不多就可以说明什么是新黑格尔主义了,我们的《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编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黑格尔主义已不盛行。当前,在英国、美国、德国,研究黑格尔的人很多,但是这种情况并不等于说新黑格尔主义在当前是一个时兴的派别,因此,本《选辑》所选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论著也相应地少一些。另外,由于新黑格尔主义的界限不很严格,本《选辑》编选的范围也难免有不明确之处,例如格林既是新黑格尔主义者,同时也是新康德主义者,我们还是把他的论著选入了本《选辑》;狄尔泰虽然是德国黑格尔复兴运动的首创者,但他已独树一帜,成为生命哲学的奠基人,我们没有把他的论著收录进来。由于篇幅的限制,对于一些影响不算很大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我们只好割爱。

本《选辑》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译的,已列入高等学校1985年至1990年哲学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虽然我们在编选、翻译和校阅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由于水平和资料方面的限制,这本《选辑》未必能完全符合教委和读者的要求,敬希同志们多多指正。

本《选辑》在制订选题计划时,曾得到洪谦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一些同志也给予了支持和协助,我的博士研究生李超杰同志对这部选辑的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张世英

1990年4月5日于北京大学燕园

目 录

英 国 部 分

一、斯特林	(3)
《黑格尔的秘密》	(3)
1. 初版序言	(3)
2. 导论	(44)
二、格林	(66)
《伦理学导论》	(66)
1. 导论	(66)
2. 第二篇 意志	(76)
《关于政治义务的原则的演讲》	(139)
1. 政治义务的基础	(139)
三、布拉德雷	(158)
《现象与实在》	(158)
1. 第一版序言	(158)
2. 第二版序言	(161)
3. 导论	(162)
4. 第十三章 实在的一般性质	(168)
5. 第十四章 实在的一般性质(续)	(175)
6. 第十五章 思想与实在	(190)
7. 附录:关系和质	(211)
《真理与实在论文集》	(226)
第十一章 论真理的某些方面	(226)

《伦理学研究》·····	(267)
第五篇 论我的地位及其义务 ·····	(267)
四、鲍桑葵·····	(280)
《个性与价值的原理》·····	(280)
1. 第二讲 具体的普遍性 ·····	(280)
2. 第八讲 作为价值的逻辑标准的个性·····	(303)
《个体的价值和命运》·····	(323)
1. 讲演摘要 ·····	(323)
五、麦克塔加尔特·····	(336)
《黑格尔宇宙论研究》·····	(336)
1. 第一章 导论 ·····	(336)
2. 第二章 人的不朽 ·····	(338)
3. 第三章 绝对的人格·····	(385)
六、缪尔·····	(422)
《黑格尔逻辑学研究》·····	(422)
1. 第二十一章 辩证哲学的范围和限制·····	(422)
2. 第二十二章 结论 ·····	(436)
《黑格尔导论》·····	(440)
第十四章 黑格尔的真理观 ·····	(440)
七、芬德莱·····	(443)
《形而上学与类同性》·····	(443)
《黑格尔再考察》·····	(467)
1. 第二章 关于“精神”的概念 ·····	(467)
2. 第三章 辩证法 ·····	(492)
3. 第十二章 绝对精神和回顾 ·····	(517)

德国部分

一、克洛纳	(529)
《从康德到黑格尔》	(529)
1. 导论	(529)
2. 第二卷 第五章 自然哲学与同一体系	(543)
3. 第二卷 第六章 从同一体系到精神哲学	(554)
4. 第二卷 第七章 第一节 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	(570)
《信仰的首要地位》	(575)
第五章 人的神秘性	(575)
《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意义》	(591)
《今日的黑格尔》	(598)
二、格罗克纳	(620)
《黑格尔》	(620)
1. 序言	(620)
三、拉松	(636)
《什么是黑格尔主义》	(636)
引论	(636)
认识体系	(650)

英 国 部 分

一、斯特林(J. H. Stirling)

《黑格尔的秘密》*

1. 初版序言

在向公众介绍黑格尔的学说时,首要的任务大约是解决我们的公众中普遍流行的成见,这种成见恐怕不仅是反对我们所提到的个别作家的,而且对我们称之为“德国哲学”的整个体系都怀有反感。任何公正的人都会毫不困难地承认,同对个人的相对熟悉相对照的恰恰是对团体的相对无知。而这种一般的无知似应包括在我们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之内: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成见,产生了严格意义上的“偏见”;而偏见无论在任何场合,都是导致错误思想的预先的障碍,在达到任何理性真理之前需要加以排除。然而,我们不能妄称已经揭露了与此问题有关的全部偏见;因为有关这一问题,现有的思想还是很不完全的,因此通常情况下的意见的分类也就变得模糊了;充满我们自己的空想的黑暗统治了一切,而清楚的一一枚举就成为不可能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限制在事实上或实质的问题上(在一种情形下通过公众的传言,在另一种情形下通过个人的确实性),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将全部反对的问题归纳为以下两个主要的论断,即德国哲学第一是陈腐的,第二是荒谬的,从而完成一个详尽透彻的讨论。这后一问题所包含的内容是如此丰富,以致于我们可

* 译自 J. H. Stirling: *The Secret of Hegel*, Edinburgh, 1898 年版。

以毫不犹豫地把所有在这个论题上说过的论断都包括在它(以及前一个问题)之中。下面我们按顺序分别就这两个论断进行分析。

关于第一个论断,其主要内容是谢林的某些活动;可是要理解这些活动,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影响,首先必然要涉及到那个时代所共信的德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立即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总的意见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康德为费希特所取代,费希特为谢林所取代,而谢林为黑格尔所取代。的确,对这个相承系列的含义的争论,当然只能在它的术语和成员自己中间去找。例如,康德公开拒绝了费希特向他要求的来源的地位。但是当时的莱因霍尔德仍然说,虽然康德的信仰已不再受到怀疑,这并不意味着费希特是错误的。至于说到费希特和谢林,他们之间当然有他们的区别,但只是老师和学生的区别,虽然谢林曾在学校里求教于其他老师,并坚持无中生有地在原始的共同财富上增加大量材料;然而,可以认为,他们自己虽然从其中的一方看来也许有点勉强,但还是默许了关于他们的相互关系的流行看法。黑格尔最初为谢林辩护过,他曾经是《哲学评论》的中坚,这个杂志从外表看仅仅是雄辩地站在谢林一边,黑格尔专门撰写了论文以证明谢林的哲学高于他的所有前辈,证明“同一体系”的必然真理,总之,黑格尔似乎公开接受了这个体系并宣布自己是谢林的追随者,黑格尔后来放弃了这个态度,正如德国人所指出的,他宣布了与谢林分道扬镳。但是我们现在却不必根据黑格尔本人的话来评价黑格尔;谁不知道仅仅这样的宣布、这样的说明又有什么价值呢?每一个人,鉴于他自己最终产生的特殊的“鸿沟”,会不得不看到他的前辈的所有鸿沟都消除了,但因此仍然可以说,前一个鸿沟不过是后面这一系列鸿沟的产物。总而言之,尽管有一些微小的、自然的内部分歧,费希特确实是康德的结果,谢林也许更确实地是费希特的结果,而黑格尔,在总体上更确实地是谢林的结果。

可以断言,这就是 1831 年黑格尔逝世时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但是,由于谢林有幸比黑格尔活得长,差不多多活了二十三年之久,在这一期间,他所担当的角色是要高于黑格尔,应该由他来超出黑格尔。在我们称之为黑格尔的统治的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于 1807 年《现象学》的发表(最初的统治还是微弱的),谢林保持着几乎是坚毅的、非凡的沉默。然而,黑格尔一死,还在 1832 年,谢林就暗示了他的另一哲学的迅速出现,以及它此时的卓越的、难以估价的重要意义。可是在 1834 年以前,出版界还没有注意到这些暗示,1834 年库森(Cousin)的一篇译文泄露了谢林“对黑格尔哲学的尖锐的和轻蔑的评价”,因为黑格尔哲学虽然是从谢林哲学发源的,却对谢林哲学持敌对的态度。后来,1841 年,谢林在柏林公开宣布,他先前的哲学(黑格尔哲学似乎不过是包含在其中的)是一首诗,“仅仅是一首诗”而已,他现在要以他的“天启哲学”来取代之。这样一来,全体德国人就要一致抵制这个最后的哲学了,不论它的前辈怎样,你说它的角色只是一首诗,怎么能期待一般的公众去感觉这样的诗呢?自康德的批判以来,整整两代人的狂热已经把人弄得精疲力尽,自然的冲动不是会使人接受这个系列中尚存的哲学家的观点,并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事物的真理不过是一首诗,是在不真实的、错误的、抽象的空虚中作徒劳的想象吗?而且,正是这些公众,在经过尝试以后,发现自己不得不放弃由自己来判定黑格尔的希望,对公众来说,产生这个结果的困难似乎是,根据谢林的判断而放弃由自己判定黑格尔的可能性,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所有的人中,谢林是在卓越的水平上最有资格对此进行判定的人。他被公认为对康德和费希特都有透彻的了解,并对他们都进行了透彻的总结;同样受到公认的是,他的体系是黑格尔的体系的来源,而且,他比黑格尔活得时间长,从《哲学评论》算起,他有 50 多年充分有利的条件对黑格尔的著作进行研究。如果说有什么人

具备一切必要的能力，必要的学识，必要的先决条件，使他能够理解黑格尔，那么这个人就是谢林，因此，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谢林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判断，把它公认为绝对权威性的结论，绝对权威的警句。倘若谢林尚不能恰当地理解黑格尔，那么还有什么德国人有希望做到这一点呢？如果这扇大门对德国人关闭着，怎么可能期望从外国人的口里吐出“开门咒”呢？罗森克朗茨在《时代》杂志上评论说，“我们把注意力完全集注在谢林同黑格尔学派的斗争上是很可笑的，我们就像是神秘的狂热者，实际上，黑格尔和谢林之间的全部区别说到底，第一是非常模糊的，第二是更加模糊的。”诚然，在我们所描述的那种情况下，《时代》杂志不仅有资格这样说，而且，可以说全部事情都不过是一场理智的狂热，直到现在才终于承认自己的空想，作些自我解嘲而已。事实上，谢林的声明不过是一句话，而一般的公众就接受了它，我们可以说，不仅在德国，而且全欧洲的人都接受了它。因而从那时以来，更强大的本性就转向了更有希望的问题，德国哲学普遍被抛弃了，只有极个别的人还在偶尔做些研究。从此，尤其从1848年政治上的希望破灭以后，整个德国由于全面的反动，就把她从前表现在纯粹理念的抽象领域中的热情倾注到了极其具体的经验科学中去了。

以上是关于第一个论断，即认为德国哲学是陈腐的这一论断的肯定方面的情况。至于否定方面的情况，将在以后谈到。同时，我们还要指出有关第二个论断，即德国哲学是荒谬的肯定方面的情况。

根据当前的见解，这个论断的证据首先来自于德国哲学的知名朋友的间接证据，其次来自它的理智的反对者的直接研究结果。

人们要问，德国哲学家的朋友们不正是所有那些当今从事于费尔巴哈和斯特劳斯研究的人吗？他们不是全都属于低级的自然

神论或唯物论的流派,至少属于那些至今还在我们中间的启蒙学派,或 18 世纪启蒙学派的残存者吗?那些小品文作者和书评作者们不是与比索普·科伦梭(Bishop Colenso)一起被一般地称为“德国党派”吗?他们不是如斯特劳斯和雷南(Renan)一样被公认为黑格尔的学生吗?所有这些作家的一个目标不就是要建立一种对基督教《圣经》的否定,并动摇信仰吗?还有巴克尔先生,人们清楚地看到,虽然他的思想是不坚定的,他莫名其妙地摇摆于休谟的带有不朽色彩的自然神论和孔德的否定不朽的无神论之间,就是这个巴克尔先生,除了启蒙思想,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不正是他,在那个浮夸而空虚的时代提出德国哲学家是最典型的“先进思想家”吗?根据人们的成果,就可以了解他们,那么,我们不是将根据康德和黑格尔的成果——他们的那些自诩的朋友们,来评价康德和黑格尔吗?如果不是如此进行判断,并由于当今怀疑论和痛苦的过分的扩张(这是这些朋友们的唯一才能),我们会迟疑地宣布这整个运动是荒谬的吗?

但是,除了这些号称朋友们的间接的证据以外,还有德国哲学和哲学家们的理智的反对者的直接的证据:我们可以指出这些人中间能力最强、知识最渊博的作家,例如:威廉·汉密尔顿、科尔里奇、德·坎西(De Quincey)等,他们都对德国哲学家逐一进行了专门的考察,并一致使我们确信无神论、泛神论的自相矛盾,以及由康德开始、黑格尔和谢林结束的全部探讨在本质上的徒劳无益。显然,上述情况清楚地反对整个德国哲学,此外,德国哲学真正说来是直接反驳自己的(甚至在最愚蠢的眼光中),它以它笨拙的、越轨的、古怪的和晦涩的术语直接反驳了自己。无可怀疑,整个事情是很糟糕的,彻头彻尾荒谬的,它的结局也只能如此。“先进的思想家们”日益清楚地看到,它的唯心主义毫无价值,它对于一切合理的思辨,合理的进步是普遍的障碍。当洛克哈特先生(如果我们没

有弄错的话)大声指责一个想成为德国哲学翻译者的人:“什么!您竟要向这个国家介绍那些遭人指责的废话吗”,他即使不是在字句上,至少在思想上是有充分理由的。

由此看来,在这两种论断上,赞成的方面似乎都占有非常强有力的论据,而否定的方面则在各方面都陷入棘手的二难推理。要么承认德国哲学是陈腐的,要么选择谢林的观点,这是一方面的二难推理。在另一方面:要么承认德国哲学是荒谬的,要么赞成怀疑论。

采取第一个二难推理的后一种抉择将是荒谬的。采取第二个二难推理的后一种抉择,也会同我们内心深处的信念发生冲突。

怀疑论已经完成了它的作用,如果我们像巴克尔先生那样,赞同怀疑论,并且准备进一步推进它,那就会成为我们时代的错误。怀疑论是启蒙思想的必要工具,启蒙思想本身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当怀疑论和启蒙思想已经完成它们的使命、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时,它们就不应当继续存在下去了。当新的光辉照亮我们时,我们欢欣鼓舞,并对我们古老的黑暗的每一个隐蔽处和角落都加以怀疑。这都是很好的,也是令人振奋的,不过它也引起了空谈和自负,例如向我们的邻居吹嘘,急于使他们相信我们地位的优越和他们自己的微不足道。然而,当(用谢林的话来说)启蒙转变成了澄清,当照耀转变成了照亮,当清理转变成了清除,当我们已然清楚明白之时,当我们对我们内在的东西,我们的内容和本质都一一清楚明白时,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此外,当我们在一只摇摇晃晃,已经不能再航行的小船上饥寒交迫、瑟瑟发抖时,世界上一切的明朗和光明,都无法补偿和安慰我们。在那时候,那种自认为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比民众高人一等的偏见,那种超越于民众的迷信的虚荣心,将再也救不了我们。我们会需要拯救灵魂。我们会要信仰上帝。我们也会对意志自由感兴趣。我们也希望分享谦卑、虔诚的基

教徒的信念，像他们那样感激地容忍一切，完全信赖彼岸的未来。

对于以上这两种论点持否定的态度，也值得我们注意。假如我们针对第一个论断，坚持德国哲学并不是陈腐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表明我们的态度丝毫没有贬损了理智的尊严和权威，以及谢林的地位。另一方面，假如我们针对第二个论断，坚持德国哲学并不是荒谬的，我们也必须表明，怀疑论，或更确切地说，怀疑论的变种，是不值得提倡的，毋宁说，德国哲学之所以不错，恰恰在于它证明了怀疑论的必然终结，而这也就表明，我们没有背弃启蒙派的立场，也没有背弃启蒙派的原则和它的唯一成果——个人评判的权利。

对于第一种论断，即德国哲学是陈腐的，我们持否定的态度，那么我们的观点就是以当今的历史事实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谢林的见解，不管表面看来多么确定，但在事实上却并没有为人们所接受。为了证明这一点，以下我们要集中谈谈几点看法。

有许多其他的德国人，有很好的学识，很出色的成就，并通晓谢林哲学，但他们并不理会谢林的禁忌，继续研究黑格尔哲学，甚至认为黑格尔不仅比谢林或费希特，而且比康德都更高明些。在其他国家中，同样的情况也在当时出版的翻译、论著中显示了出来。翻译是公开出版了的，无须一一枚举：至于我们所提到的德国作家，或许作一个一般性的说明就足矣了。在举例说明时，我们只须列举黑格尔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对手。前者是施韦格勒（Schwegler），他的早夭曾经引起普遍的哀痛，我们要感谢这个人，因为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最详尽、最勤奋的研究，同时也因为他并不轻率地对现今存在的一般哲学作出了最正确的概括。^①后面这一部著作是容易得到的，它的主要内容，总的

① 三年以后译成了英文。——作者